



辽宁戏曲丛书

評 劇

牛布衣

徐汲平改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編 者 的 話

为了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我省的戲曲創作、擴大與豐富各劇團、社（包括業余劇團）的上演劇目，特編輯“遼寧戲曲叢書”，以供全省各劇團、社和全國各地讀者們參考。

在“遼寧戲曲叢書”里所收的劇目，均系根據傳統劇目或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等整理、改編的，也有一部分是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在整理改編中，凡是改動較大的，我們均將在該劇本的“前言”中加以說明。劇本的整理、改編或創作，大部分都由有經驗的演員參加協助，並且，經過實驗演出，進行修訂後出版。但由於編輯工作經驗不足，差錯難免，希望各劇團、社演員和各地讀者、專家們指正。

遼寧省文化局編劇室

人 物

老和尚——蕪湖甘露庵老和尚，故牛布衣的老友。

牛浦郎——冒名“牛布衣”，二十三歲。

差人(一)——淮安府安東縣令的差人。

卜誠——卜家米店大老板，牛浦郎的大舅丈人。

卜信——卜家米店二老板，牛浦郎的二舅丈人。

牛浦郎之妻——二十一、二歲。

董瑛——淮安府安東縣令，六十歲。

船夫

長隨甲、乙——牛玉圃的長隨。

牛玉圃——清客，七十歲。

黃鶯——萬雪齋家的歌女，二十歲。

梅香——萬雪齋家的丫環。

家院——萬雪齋家的。

萬雪齋——鹽商，六十餘歲。

七姨太太——萬雪齋的七姨太太，二十五、六歲。

差人(二)——揚州鹽院的差人。

賀客男甲、男乙，女甲、女乙。

老家院——牛浦郎家的。

牛布衣之妻——故牛布衣之妻。

場 次

第一場	偷 詩	1
第二場	見 官	9
第三場	联 宗	19
第四場	賞 花	29
第五場	結 婚	50

第一場 偷 詩

時 間：初秋的早晨。

地 點：燕湖甘露庵老和尚丈室。

人 物：老和尚、牛浦郎、差人(一)。

〔晨鐘响，幕啓，老和尚在牛布衣牌位前焚香，敲磬，合掌。

老和尚：牛布衣先生，我的老友！我今日就要往京城找董大人募化銀兩去了。我回來之后，便將你的靈柩運回紹興，將你的詩稿刻印成書，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牛浦郎：(拿唐詩上，看了一遍唐詩，將手背過去。)

(念)姑蘇城外寒山寺，(頓。)

夜半鐘聲到客船。

(末句重念，做背誦狀。)

(進丈室)老師父！(跪，起，再對牛布衣的牌位焚香，拜，起。)

老和尚：嚇！牛浦郎來得這麼早！

牛浦郎：老師父！這是我從卜家米店帶來的饅頭，請老師父在路上打尖。(遞饅頭。)

老和尚：(接饅頭)你想的眞周到啊！你來給我看家，你家舅丈人樂意嗎？

牛浦郎：反正我在卜家米店里，我舅丈人，也看不上我，嗔我成

天只顧念詩，叫我拿本摺子討賬也討不來，我到甘露庵來，帶走了一張嘴，他是樂不得的呀！

老和尚：你日后會做了詩，能與名士往還，他自然也就不怪你了！浦郎！昨天，我講的那首“楓橋夜泊”，你背會了沒有？

牛浦郎：背會了！

(急念)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老和尚：好聰明的少年！你能這樣勤學苦讀，日后學成牛布衣先生那樣的大詩人，也是不難的呀！

牛浦郎：牛布衣先生已經是天下聞名的了，我怎麼敢想得那麼高？老師父！牛布衣先生的詩稿，……

老和尚：你莫非又是要討牛布衣先生的詩稿看嗎？浦郎！不是我不給你看，只是怕你看了，就不再好好念唐詩了。有道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還是先念唐詩要緊。

牛浦郎：我記下了。老師父！我只是跟老師父學念詩，還沒學過做詩，這做詩，到底有什麼妙訣？

老和尚：做詩，也沒什麼妙訣，不過是在於用筆……

[幕後，車夫：“老師父！請早些啓程，也好多趕幾十里路。”]

老和尚：車夫在外面催我哪！等我回來，再給你講吧！我去京城之後，庵裏的事情多求你照應啦！

牛浦郎：請老師父放心！牛布衣先生姓牛，我也姓牛，老師父到

京里找董大人去，給牛布衣先生募化銀兩，以便运送灵柩，刻印詩集，这就跟給我的長輩办事一样！

老和尚：庵里也沒什么要紧的东西，只是牛布衣先生的詩稿，那詩稿乃是他畢生的心血。牛布衣先生生前，就在隔壁的房子里，一面捻着鬚鬚一面喝着酒，三天兩夜，也吟不成一首半首，一輩子才留下了兩卷詩稿，他寫成了那兩卷詩稿，真不知捻斷了多少根鬚鬚！我已經將詩稿鎖在箱子里了，勞你好好看管，不但我，就是牛布衣先生，也要在九泉之下感恩不尽了。

牛浦郎：別說是牛布衣先生的詩稿，就連一根草也丟不了！

老和尚：等牛布衣先生的詩稿，刻印成書，我要送給你兩本哩！等我見過董大人，立刻回來。那時我还要赶到紹興去，將灵柩交予牛夫人。牛布衣先生在外求名二十余年，未曾捎過一封家書，可憐牛夫人既不知道她的丈夫流落在那里，更不知道而今已經做了古人了。

牛浦郎：請老師父一路保重，早去早回。您要到紹興去，我還給您看家。

〔老和尚下。〕

牛浦郎：老師父硬是不把牛布衣的詩稿給我看，到底是什么稀罕的詩？我倒要看上一看！老師父說詩稿鎖在箱子里，這可怎么好！有道是“三討不如一偷”，待我動起手來！（進屋，開門，剛將手搭在大箱子的箱蓋上。）

老和尚：（急上）浦郎！

牛浦郎：（急開門，出外）老師父！（露出不自然的笑臉）有，有什么事？

老和尚：我忘記對你說清楚，那兩卷詩稿不在大箱子里，在我的

枕箱里，你要好好看管那只枕箱！

牛浦郎：就是放在桌子上也丟不了，請老师父放心吧！

老和尚：我这就放心了。（下。）

牛浦郎：不远送了。（進屋，關門，望床上的枕箱）想必就是那只枕箱！

（唱）我走上前去脚步輕輕，

止不住心头跳卜登卜登，

我把鎖头咯噔咯噔擰，

耳朵一陣热臉上一陣紅。

（馬蜂飛入，疑有人声。）

誰？莫不是老和尚回來了？

捅破窗紙我看分明，

沒有人影沒有動靜，

豎起耳朵我仔細听，

（四处張望，碰了下牛布衣牌位的供桌，一驚。）

誰？原來是桌子把我碰，

（抬頭發現了馬蜂。）

原來是一只馬蜂乱嗡嗡。

你叫什么？我要了你的命，

（拍死馬蜂。）

拍，拍，拍死了馬蜂你飛不成！

（走到枕箱前，擰斷鎖头。）

打开了枕箱我翻个底兒朝上，

找不着詩稿我眼睛冒金星，

难道是老和尚把我哄弄，

翻过箱子把东西倒空，

一个紅布包齐齐整整，
打开一看是里三層來外三層。

(解開包，取出兩本綫裝的詩稿，拍了一下。)

(夾白)有了！(急翻一次，合上，念稿本上的題簽)(念)“牛布衣詩稿”！

打开了詩稿把詩看，
一陣喜一陣驚看也看不清，
我平一平心來靜一靜，
翻開詩稿細看分明。

(翻開詩稿念)“寄懷王觀察”，哎呀，官兒不小！(又翻)“與魯太史話別”，這個官兒也不小！(又翻)“懷督學大人”，這個官兒至少是三品！(又翻)“呈相國大人”，哎呀呀！

(唱)還有當朝的一品官兒，

八人抬的紅轎呼擗兒呼擗兒，
鳴鑼開道撐着杏黃蓋兒，
誰不听话就打板子抽馬鞭兒，
原來做詩就能跟官兒做伴兒，
稱兄道弟平起平坐肩靠肩兒，
談詩論文喝酒吃飯兒，
吹打彈拉一塊玩兒，
縱然不能頭上插翅兒腰橫玉帶兒，
一頂方巾也混几吊零花錢兒，
一管禿筆也弄几碗清蛋炒飯兒，
勝似我嗶哩剝落打算盤兒。

原來詩的妙用在这里！牛布衣先生到底寫了什麼詩，

才能同大人們交往，待我看來！（翻詩稿。）

（念）感賦紙鳶呈劉知府：

縱有凌云志，

還凭人力扶，

望君牽一綫，

使我展雙趺。

哎呀呀，原來牛布衣先生的詩，比起我念的唐詩，大大的有用，待我學做一首。（做捻鬚狀，提筆構思，不得詩句）老和尚說做詩在於用筆，這管“小大由之”，怎能做出詩來！（投筆。）

〔差人（一）上，在窗下听。〕

牛浦郎：（提筆，且念且寫。）

（念）縱有凌云志，

還凭人力牽，

望君，望君……（做捻鬚狀。）

差人（一）：屋裡有人吟詩，這一定是牛布衣先生了！待我喊叫一聲：裡面有人嗎？

牛浦郎：（聞聲，一驚，急忙合起詩稿，走到窗前，向外看）（背供）哎呀，是個公差！（忙收拾東西，將詩稿放進箱中。）

差人（一）：（背供）沒聽見？一定是正在聚精會神寫詩哪！待我再喊叫一聲：牛先生！

牛浦郎：（背供）他怎麼知道我姓牛？（忙鎖枕箱。）

差人（一）：（推門，不開）鎖上了！

牛浦郎：（背供）糟了，叫他看見了。（慌，以袖遮頭，蹲下。）

差人（一）：（叩門）牛先生！您算躲不過去了！我聽見了。

牛浦郎：（起，微抖，開門，故作鎮靜）那，那一個？

差人（一）：我是京里董大人的差人。您是牛布衣先生吧？

牛浦郎：我不是。

差人（一）：您怎么不是？我聽見了您在屋里吟詩。

牛浦郎：我當真的不是呀！

差人（一）：您算躲不過去了。我家董大人說過，您隱居在這甘露庵里，輕易不肯見人。這是董大人給您的書信。（遞信。）

牛浦郎：（接信，窘住）這……

差人（一）：請您看過之後，給董大人寫封回信吧！

牛浦郎：（念信）“……弟已授職縣令，往淮安府安東縣赴任”，（背供）原來是位縣太爺！（接着念信）“……久仰大名，未能見面，渴欲一晤，以得識荆……”（背供）原來是董大人和牛布衣先生不曾見過面，我何不順水推舟，認做了牛布衣，和董大人交往？那也多么榮耀？且慢，叫他到甘露庵來會我，倘若是被他看見了牛布衣的牌位，豈不露了馬脚？（想）有了，我叫他到卜家米店來會我，嚇一嚇我那舅丈人，豈不是一舉兩得！（端架子，對差人）哎呀，原來是董大人已經到了燕湖，是我失迎了！既然董大人不遠千里而來，我要是再避而不見，就太不恭了！

差人（一）：要不是我有眼力，可真就被您躲過去了！

牛浦郎：我本當立刻到船上去拜訪，真不湊巧，今天晚上有一個詩會，不能前去了。請你家董大人明天早晨光臨浮橋西首大街卜家米店，我在那里恭候。

差人（一）：是。（下。）

牛浦郎：（興奮地）哈哈！哈哈！我就是牛布衣了！

(唱)人走时气馬走膘，

挨着大樹有柴燒，

吉人天相該我發迹早，

明天大人就要把我來瞧，

倘若是把我那舅丈人嚇倒，

我就念彌陀來把高香燒，

再不用拿着摺子去把賬討，

再不必矮檐下低头把臉子瞧，

果然能和大人相交要好，

豈不是時來運轉一步登高！

(夾白)哎呀，且慢！我怎么是牛布衣？

明天是关口一道，

闖不過去就走上了窟窿橋，

怕只怕冒名姓露出馬脚，

怕只怕當場出丑被押進監牢。

(夾白)明天，不見他吧……

冷手抓熱饅頭暗暗把苦叫，

又想吃來又怕燙着，

(躁脚。)

要做將軍不能胆子小，

寧肯燙着也別吃不着，

明天我怎樣見官把詩入冒，

左思右想沒有招兒，

(拿起唐詩，翻了一下。)

拿起了唐詩想起了詩稿，(醒悟似地。)

羊身上自然出羊毛。

(从枕箱中取出詩稿，看詩稿題簽)有了！有了！(拍詩稿)一不做，二不休！这本詩稿上，只寫了“牛布衣”，也沒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兩方圖章，印在上面。牛浦郎，这个“郎”字，不象个詩人！去掉“郎”字，姓牛名浦，号布衣！这兩本詩稿，可不就算是我的了！有了詩稿，我怎么不是牛布衣。我就去刻圖章去！(摸腰)沒有錢！(將老和食的香爐、磬包起)拿它去当几兩銀子也就有了！

(念)(且念且做身段。)

明天米店会貴客，
好象螞蟥上热鍋，
不知是福还是禍，
那管化龍和变蛇！(下。)

第二場 見 官

时 間：第一場的次日早晨。

地 点：蕪湖卜家米店客室。

人 物：卜誠、卜信、牛浦郎之妻、牛浦郎、董瑛、差人(一)。

[卜誠、卜信拿筭簪上。

卜 誠：卜信！待一會兒，董大人來了，这客屋里，东一堆米袋

子，西一堆米摺子，叫人家該多笑話呀！

卜 信：（半信半疑）董大人真能來嗎？你別听浦郎那小子胡謔了！

卜 誠：（从桌子上拿起詩稿）難道這兩本詩稿也是胡謔？（指詩稿上的印）你看看這兩顆朱紅的圖章！不怪他天天抱着一本詩死念，从小看大，我早就看浦郎有出息！

卜 信：他有出息？有出息，怎么把他家的香蠟店賠光了？

卜 誠：好漢不賺有數錢，他日后發迹了，十个香蠟店也抵不上！

卜 信：我是眼見为實！董大人今天要是來了，就算他是詩人，要是不來，他再要士不士，商不商的，吃粮不管算，那可不行！

卜 誠：咱們快收拾吧！

〔卜誠、卜信將米袋子、米摺子搬出，擺好桌椅，清扫。〕

牛浦妻：（端着有茶杯的捧盤上。）

（唱）燒开了水嘩嘩响水上翻了花，
捧茶盤到客屋我去把茶碗擦，
我丈夫做詩人名揚天下，
董大人慕名聲要來訪他，
倘若他得了志坐上八台轎，
哼！我戴鳳冠披霞帔多么榮華！
我舅舅再不能指鷄把狗罵，
再不能下眼看我丈夫他！

（進客屋）大舅，二舅！我來收拾吧！（將茶盤放在桌上。）

卜 誠：我們快收拾完了。

〔牛浦郎之妻擦茶杯。〕

牛浦郎：（上唱）昨夜晚翻來复去睡不着，

一半兒高興一半兒心焦：
高興的是攀高附上和官兒打交道；
心焦的是露出馬脚要坐監牢！
座上賓還是階下囚但看今天了，
不知道跌得重還是飛得高，
迎接貴客要把譜兒擺好，
够不够樣我要親自去瞧。

(進屋)都收拾好了嗎？董大人是貴客，輕慢不得！

牛浦妻：你看，够款式吧！

牛浦郎：(東看一看，正了正桌子；西看一看，正了正椅子)嗯！(上看一看天棚，下看一看地板)嗯！(看茶杯，端起，用力放下。)

牛浦妻：当心打碎了茶杯！

牛浦郎：(端起茶杯，又猛力放下)這茶杯里，怎么不放上龍眼哪？官宦人家，茶里必有龍眼，沒有龍眼，那還叫茶嗎？真露怯！

牛浦妻：誰露怯？

牛浦郎：你露怯！

牛浦妻：你剛發迹了，就看我露怯，要再高升一步，我就更配不上你了！(拂袖而下。)

[牛浦郎端起茶杯，要往牛浦郎之妻身上投。]

卜 誠：(急抓住牛浦郎手里的茶杯)這是怎麼說的？龍眼，我就去買，這還值得紅臉？浦郎！

牛浦郎：那個浦郎？

卜 誠：我叫慣嘴了，布衣！你再想想，還缺什麼，我好一遭買來。別看你舅丈人是個生意人家，可不能叫當官的看咱們露怯！

牛浦郎：左不过是捧兩杯茶，買几个龍眼就够了！

卜 誠：我就去買來。（下。）

牛浦郎：回头捧茶，还得借重二舅。

卜 信：沒什麼。

牛浦郎：官府來拜，規矩是換三遍茶。

卜 信：錯不了。

卜 誠：（拿一小包龍眼急上）來了！來了！

牛浦郎：（慌）在那里？（忙端茶杯，復放下。）

卜 誠：在外面。這是帖子。（遞帖子。）

牛浦郎：（接帖子）我就出去迎接，大舅，你老人家剝了龍眼，（把話說顛倒）把茶杯放在龍眼里！

卜 誠：放几个？

牛浦郎：放兩個！這还得問我！（急出。）

〔卜誠急剝龍眼，放入茶杯，下。卜信端茶盤下。

〔董瑛、差人（一）上。

牛浦郎：（迎到門外）失迎，失迎！

董 瑛：豈敢！豈敢！

牛浦郎：請！

董 瑛：（入室，坐）下官董瑛，久仰大名，又讀大作，想慕之極。

牛浦郎：晚生山野村夫，不过是胡乱塗鴉罷了，蒙老大人過獎，慚愧慚愧。

董 瑛：下官以為先生今日仍要避而不見，竟蒙破例賜見，真是三生有幸。

牛浦郎：晚生倒不是避而不見，只是不得不提防一二：近來有那不肖之徒，冒名京里某相國，某提督，要我作詩，討去詩

稿之后，他就到处招搖，說是牛布衣的朋友，我那里有那样不体面的朋友啊！

董 瑛：呃，原來如此。这种不肖之徒，真乃儒林的敗类！

牛浦郎：詩壇的蠹賊！

董 瑛：下官以为先生年高有德，却原來这般年青，更加令人可敬。

牛浦郎：晚生多年隱居在甘露庵內，不大出門，时常接到各地來信，有称我为詩翁的，有叫我做“先儒”的，真令人可笑！

董 瑛：（笑）“先儒”乃亡故之儒，并非老先生之意。

牛浦郎：（知說錯了，却鎮靜地）是啊！他們竟把“先儒”当做了老先生，可見这些人不学無術！

董 瑛：假充斯文！

牛浦郎：罵得痛快！

董 瑛：啊哈哈！

牛浦郎：啊哈哈！

董 瑛：啊，先生近來可有大作？

牛浦郎：晚生有近作詩集兩卷，各地書店，你爭我奪，要去刻印，怎奈还要仔細修訂，未敢輕易問世，老大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車，請加以斧正。（將詩稿遞給董瑛。）

董 瑛：豈敢！豈敢！下官先睹为快。（翻詩稿）啊，先生！下官有一事相求，……

牛浦郎：老大人有什么吩咐？請講当面。

董 瑛：大作刻印成書，風行海內，倘若先生能惠贈下官“杜詩”一首，附在尊作詩集之末，下官就增光不小了。

牛浦郎：“杜詩”一首？

董 瑛：正是。